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

梅亭先生西六揮筆

梅亭先生四丈標準卷之五

富城書藏

謝到任

帥到任謝任參政

代鄒給事

與驕諭嶺方營三徑之謀鼓拙浮湘又玷十連之  
寄在相國知之至矣殆鄉人善者好之昉泣事之  
云初豈修辭其敢後恭惟某官人今而右古氣勁  
而貌和學問淵源得尊主庇民之道續餘古德為  
開物成務之才自翊輔於天樞迄規恢於堯舜晉  
參大政益播壯猷天將降任是人庸釋高才之宿  
憤予惟克邁乃訓共觀周召之同心某分閫罔功

歸田已幸敢意躋班於延閣更令承惠於价藩惟  
是清淑扶輿之區尚多愁恨嘆息之俗鼠窮已甚  
蚊負奚堪必先達之士爲之前焉既感裏言之賜  
有刺史之榮無其難者尚祈終惠之私

帥到任謝鄭參政

代鄭給事

顓天還印甫辭五嶺之炎易地剖符遽得三湘之  
勝將毋固諧於安便拊躬但愧於叨逾冒再僂而  
弗俞知一陶之有自恭惟某官才弘而毅器博以  
周駿假無言贊一日萬機之運柔嘉維則聳六服  
羣辟之瞻人固料代何之用參上亦知安劉之必

勃兩地碧雲之暫駐既厚仔肩九天黃道之安行  
亟膺顯面某守藩弗績席蔭終更所願歸田徑返  
林烏之哺敢期易鎮竟爲檣燕之留惟一重一掩  
號淳古之江山而九辨九歌餘芬香之草木豈小  
材之能任由大造之曲成謂國小不足回旋此豈  
爲我輩而設使政平而無愁嘆庶不爲門下之羞

太守到任謝丞相

權武岡軍

竊以邊郡負丞愧何功於涉筆中朝改牧命以次  
而設麾雖時暫以從權亦日虞於非據重感大造  
陶鎔之賜敢發小吏竿牘之恭伏念某全抱迂踈

倍勤技拭廣文轆軻既保全茅屋之歸半刺翔翔  
又減縮葵丘之代無蟹易嫌於監郡不龜敢望於  
封侯方圖下考之書恪布中涓之謝日君乏使故  
侯攬轡以疾驅夜枕不安新尹懷章而未上勤廟  
堂之軫念慮獄市之擾姦姑令副貳之車且護方  
寸之印鶉兮胡瞻於不獵馬也詎可以守閭正使  
五日京兆之間亦有千里宅生之寄科瑣邊吏非  
蒙真漢相之知申畫郊圻安得假齊王之命茲者  
伏遇某官得聖之任爲帝者師萬億年敬天之休  
豈止書郭中令之考五百歲名世者出蓋欲傳孟

軻氏之宗更新紹定之初元遴選神爵之良吏謂  
友邦必立之亞旅正欲充虛幸督郵未逐於聾丞  
不妨借聽雖小人乘器終於必奪然大鈞播物允  
矣無垠某敢不三思而行一日必葺雖慙尸祝越  
尊俎而代庖人之勞當籍吏民封府庫以待將軍  
之至

榮州到任謝丞相

佐黔巫之東鄙甘半刺之翱翔守巴夔之南榮累  
一陶之坯冶幕府十年之未久角巾兩火之可逃  
間關半菘辛苦萬狀甫茲領事率爾裁牋伏念某

才不瘡人學徒泥古招諸生於館下幾毀于隨處  
別駕之治中無材可展姑俟及瓜之代式遄行李  
之歸敢圖分銅獸之符猥使展石龜之郡惟和義  
之僻壤實光廟之潛藩升軍開府獨未沾恩視邦  
選侯率多就近蓋民田歲租止五千石而公使年  
計僅六百緡財匪鬼輸全仰作鹹之潤郡資井養  
詎堪竭澤之漁比緣花破於皂胥今遂草薶而赤  
立欲俾尋常之外頓增十萬之輸數畧入池寧保  
四郊之無擾強弩射市但嗟薄命之先穿上下交  
征公私可痛弗獲於上不可治矣欲加之罪其無

辭乎恭惟某官師保萬民弼亮四世天欲吾君繼  
壽皇之聖帝賚我公紹忠定之勲禹以功臯以謨  
適全絕德絳之果霍之勇抑又餘收不惟垂紳正  
笏而措泰山之安且復守志厲操而抗浮雲之節  
勤勞二紀無寸畧之敢休懇避三公至累年而不  
受戒謹恐懼之如此熾昌耆艾以固然周公仰而  
思之不迷勤教伊尹聖之任也尤務旁招肆令愚  
儒來效凋郡尚念某進退維谷兢戰履冰思庶民  
所以安恐有負十行之賜得一事可自罷庶幾免  
百謫之盈輒修謝上之緘併控申中之悃

太守謝史丞相 眉州到任

伏以乘榮隱之障方幸終更分通義之符濫叨詳  
試適值賓賢而觀國又令主試於坤文既徹棘圍  
遂趨瓜戍伏念某賦資蹇淺觸事坎艱學術荒卑  
弗知深造之以道技能譾薄又非適用之謂才出  
幕十年一登丈石奉祠三載半刺武岡曾未蒲秩  
之間倏奉專城之寵跨犍犍之微命與仇謀求牛  
羊之芻心勞政拙得以理去不自意全丙穴維舟  
徑欲歸耕於谷口庚書傳置顧令改牧於峩眉惟  
是四蜀之封疆重在三蘇之鄉國然好文而慕權

勢至今餘西漢之風其事守如古君臣近世異北  
墉之記比緣兵潰轉覺民流歎旣獻賢能之書甫  
及理愁恨之嘆伋去誰守猶幸滴博之雲收超願  
乞歸孰念玉関之人老茲蓋伏遇某官箕裘輔弼  
祉角君臣精神峻喬嶽之瞻談笑回狂瀾之倒大  
鈞播物實細別於九流直柄當權亦曲成於萬物  
有念一寒之蹇剥已成十暑之睽離更以一麾試  
之再鼓某敢不謹固封守宣布中和前江陵後洪  
農詎能及劉昆之政治南陽如上蔡仰在中召父  
之規感棟惟深敷陳罔旣

榮州到任謝桂制置

假守三榮叨塵統部牽江萬里既見吏民比嘗奏  
記以徹名復敢修辭而謝上惟和義之斗絕寔夜  
郎之奎隈事簡地偏舊稱道院吏貪俗悍今類法  
場蓋一歲止五千石之經租而諸司近八十萬之  
折估邵資井養財匪鬼輸屬因權攝之多馴至綱  
維之敗壯哉雀鼠公肆侵牟翩彼鴟鴞交騰喧譟  
致連帥括三井之美爲屬縣代兩稅之輸上閔閭  
制之聽聞下籍吏胥之專擅去其蝨螻始云歛此  
以錫民信及豚魚今則改之而備塞莫非王事均

是邦財黔其廬赭其垣正足爲參元之喜馬若羊  
金若粟初何與張奭之家不才之某嘗仕於蜀亦  
知風寒之數處何止日費於千金與其捐潤下之  
鹹徒滋它族孰若助攻苦之淡以張吾軍然一郡  
四邑之間有百孔千瘡之費得斗勺之水斯活矣  
庶逃涸轍之枯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實恐剝牀之  
及恭惟某官弘深而肅括簡要而清通後勁中權  
文武作萬邦之憲外鎮內附精神折千里之衝定  
不奪牛於蹊田但欲捕蝗之害稼有憐薄命值雷  
轟薦福之碑或辱寬征使乳復零陵之穴乞從舊

額以惠疲甿某敢不祗適寬條布宣隆拍修慘怛  
忠利之實銷愁恨嘆息之聲可以言未可以言歟  
亦持有仁人之在上哀之命不哀之命也更惟恕  
躁者之多辭歸倚推深敷宣罔旣

通判到任謝參政

宣

薛

滿神圉之祠廩無繼粟贊夫夷之長戍偶及瓜題  
輿佐岳以安能伐輻寘河之有愧輒裁小牘少謝  
大鈞伏念某全抱迂踈平沈庸俗徒有黽俛六九  
年之歎尚何扶搖三萬里之圖頃由掌故之官猥  
分齒胄之教大風有隧俄然電掃以雷驅古井無

波幸爾水清而石見特畀治中之任俾從方外之  
游維時都梁之區乃昔槃瓠之境歲租仰於永邵  
峒窰接於辰沅元和遣兵惡其置魁而立伍崇寧  
升郡猶未建牧而立參蓋一歲止萬石之租而四  
郊無百金之子然而事簡鴈鷺之左右亦稀况已  
食浮螿蠊之有無何計儻水火不交於百姓則風  
月亦足以平分此蓋伏遇某官弼亮天功平章人  
品謂柳子而在臺省未必如司馬之可傳使趙溫  
而果丈夫又何患郡丞之能伏况黔東嘯呼之已  
靖有湖南清絕之可親使自謀之何以過此某敢

不謹脩厥職勉旣厥心思曹王踔騎之功無羞宗  
派哦杜老化鯤之句更問詞源

通判到任謝簽樞葛

誨館下之諸生夙蒙采菲補黔中之止佐茲遂及  
瓜揣弱念以易盈撫窮途而致感伏念某學不聞  
道才無瑜人負米爲親飽固悲於弗泊析薪無子  
賤亦覺其有涯碩平生竊祿以代耕乃三歲賣文  
而求活頃申以柳易播之請遂忘得隴望蜀之嫌  
愧在其肝悵莫追於駟馬言提其耳甘束味於孤  
雄旣待牧羝詎容展驥茲出回天之力竟諧縮地

之謀鮑叔不以我為貪傷哉資也伊尹耻匹夫不  
獲真若推之公豈謂長史之有材僕固感國士之  
遇我茲盖伏遇某官爽邦良弼輔世真儒欲立立  
人所學實資於孔孟匪求求我此心膈合於義文  
然韓魏公自恨用明允之太遲而歐陽子亦愧知  
聖俞而不薦雖昔何如今今何如昔願公之求士  
甚士之求公庶皆有突兀大夏之驩斯不但屬賢  
小人之腹某敢不俯安雌伏仰任鳶飛文儒申申  
詎能繼巫嶠之公綽武岡矯矯尚及見江左之夷  
吾